

他首  
就是  
有理

先读内功心法，他的内功从开始练的时候起，经常得到师祖指点的，因此阅读毫不困难，一些奥妙精微的地方，一时间虽然还不能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解悟，但也隐隐觉得有些路可寻，自信假以时日，当可领悟。但读到剑诀的时候，就不禁有点惶惑了。这剑诀和他师父所授的剑诀，并不完全

令他最感为难，却并没写剑式，竟应该何出才对，根本。师祖只的后面，有一段文字，武贵神悟。昔日张龟蛇二山之势，始创太极剑法。你旨，不火泥，顺其自然。天地万物，皆足以法。要旨在于：太极圆转，无使断缺，在剑先，绵绵不绝。守此真言，梁羽生著任颖，当能参透。到你把过，去所小字，最高境界，亦剑术之最高境界也。

# 武当一剑

下册

此乃武学  
自己学武  
都忘掉之时，便

最高境界，亦剑术之最高境界也。

何招式，学招式，是说中生有界也。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武当一剑  
【下册】

(香港) 梁羽生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当一剑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 
广东旅游出版社: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06.5 重印)  
(梁羽生小说全集)  
ISBN 7-80521-648-7

I . 武 ... II . 梁 ... III 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73 号

作 者: 梁羽生  
责任编辑: 郭 炜 王 强  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  
制 作: 黄桂玲  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 
邮 编: 510600  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: [www.tourpress.cn](http://www.tourpress.cn)  
印 刷: 广东省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 
地 址: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  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26 印张 720 千字  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7-80521-648-7/I·268  
定 价: 45.00 元 (上、下)

**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**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中国·广州

花城出版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# 武当一剑

梁羽生 著

自寻思，却是想破胆了也想不到来了。一阵清风吹来，蓝  
 自失笑，祖师当年以百发百中，钻研武学，开始能够另辟蹊径，自成一派，  
 我如今不过才读了一通，竟是这么容易就犯着祖师当年奇妙，张三李四也  
 竟敢一代宗师了。于是暂且抛开不想，先打热身，便第一夜离家，不告  
 别，就偷偷地跑出来，人走了，便偷偷地做了功课，想着也想起他的姐姐，自然  
 然的就迎到了那夜在溪边树下，玉容如月和姐姐所论的事，为什么那次  
 却又传说的最得意的一招，也令她大吃一惊，显然是要从有到无，这  
 手当是给我已经  
 是怕还是认真的  
 气，又真龙中生  
 所授的大极剑法  
 好像有点不对  
 说不上来。第二  
 纳功夫，练了内功之后，跟着练  
 一枝树枝。这一剑之势甚是，刺下的树枝竟没有  
 跃开，给树枝的一头打着肩膀，香汗湿了衣襟，也感到有点疼痛。他先  
 呆，心里想道：倘若这树枝是个活人，那会怎样，也会反手一掌，那才那  
 势，岂不是我还没有将他的手臂砍断，反手会砍我一剑刺穿我的琵琶骨  
 他放慢招式，再演一趟，终于悟出一道理：这一剑刺削的幅度太大，  
 招和后半招分成两个弧形，愿意不能相接，虽然这个断缺只是一瞬间事  
 有违师祖所说的太极圆转，无限断缺的剑意，他不知自己悟道理对不

## 第十回

梦幻尘缘难再续  
飘零蓬梗欲何依

一老一少，并肩走出了少林寺。门外阳光灿烂，慧可抬起头来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抹去额上的汗珠。

蓝玉京忍不住问道：“前辈刚才和方丈的一番对答，我是听得莫名其妙，但前辈好像是比起和圆真那场激斗更为吃力？”

慧可道：“何止这样，我和本无大师比试内功都没这样吃力呢。”他看着蓝玉京满脸疑惑的神气，接下去说道：“你知道做和尚的最应该懂得什么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是念经吧？”

慧可笑道：“也可以这样说。不过，最紧要的还是领悟佛理，不是熟读经文，方丈刚才就是考我懂得多少，我若答得不对，按寺中规矩，最少还要回去读经三年。”

蓝玉京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我听你和方丈的对答，好像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。只要他有心让你出寺，你就是答错了他也可以当作是对的。对不住，这只是我的感觉，随口说出来，你别介意。”

慧可哈哈笑道：“你没说错，我也觉得方丈是有心让我离开少林的。”笑过之后，忽地又喟然叹道：“只可惜我尘缘未了，没缘份跟方丈参禅学佛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你念念不忘于了结尘缘，那岂非更加不了？”慧可怔了一怔，大笑道：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，看来你对佛门也是若有宿缘，随口道来，比我领悟得更深，你说得不错，只求心之所安，管他尘缘了是不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走了一程，经过塔林，只见在下面的山谷，有人正在掘出一个墓穴，把芦席包着的一具尸体，放入墓穴安葬，蓝玉京知道葬的就是那个和自己交过手的虬髯汉子，心里有点难过，便跪下来，遥遥给他叩了个头。





慧可道：“你认识这个人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半日之前，我曾经和他交过手。他虽然不是被我杀的，却也是因我而死。”当下，将东方亮暗中助他，令得那个虬髯汉子摔死在山谷的事情告诉慧可。

慧可道：“这个人是断魂谷韩翔的手下，他做过的坏事料想也不少。不过，东方亮用这种手段杀他，却也未免稍为阴狠了些，只怕又要多造一重孽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断魂谷韩翔是什么人？”

慧可道：“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。二十年前为了躲避仇家，隐居幽谷。后来有没有重出江湖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蓝玉京听说被东方亮所杀的那个虬髯汉子乃是大强盗的得力手下，心中稍稍好过一些，问道：“大师说东方亮又多造一重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慧可道：“那是因为东方亮的上一代曾经和韩翔结下冤仇之故。韩翔虽然不是正人，但当年那段公案，是非还是很难说的。但东方亮即使不能化解上一代结下的冤孽，也不宜自己更添冤孽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你说的上一代，可是东方亮的父亲？”

慧可道：“也包括他的姨父。他的姨父当年是个更大的强盗头子，为了韩翔不肯听命于他，将韩翔害得很惨。”

蓝玉京有点疑惑：“大师好像说过，东方亮的姨父也是你的好朋友？”

慧可说道：“好人和坏人，有时是不能很简单的划分的。强盗未必一定就是坏人，我的朋友也未必一定都是好人！”

说至此处，好像勾起了他的回忆：“我如今已重入江湖，也不妨对你说一说我还未出家之时的尘俗事。你可曾听人说过三十年前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‘小五义’么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慧可喟叹道：“经过了三十年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失踪了，有的出家了，也难怪别人淡忘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小五义是……”

慧可道：“老大是七星剑客郭东来，老二是服侍你的师祖无



相真人的那个聋哑道人，他的俗家名字叫王晦闻。他虽然排名第二，但年龄最大，成名最早，退出江湖也是最早。小五义名气最响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武当山出家了。所以很多人不把他当作小五义之一，而是将另一个人补了进去。不过，另外那四个人和他的交情都是非常之好。虽然有很长一段期间不知他的下落，还是把他当作兄弟的。那个别人将他当作小五义之一的人，和四个人的交情就差一点了，虽然也并不排挤他，但却不能承认他是可以补上老二的位置的。不过小五义只是江湖上给的称号。别人要怎样说，那也只能由他了。”

蓝玉京暗自想道：“想必他也是当年的‘小五义’之一，否则他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。”

果然便听得慧可说道：“另外三个，一个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，一个是东方亮的姨父西门牧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了。西门牧是强盗世家，不过当时我们都是不知道他的底细的。我们五个人来自天南地北，籍贯不同，门派不同，年龄也参差不齐，其中有强盗，有侠士，也有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只因意气相投，在江湖上偶然相遇，就结成了好朋友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侠士是七星剑客郭东来，强盗是西门牧，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却又是谁？”

慧可道：“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。他行事任性，喜怒无常，少年时候就已经是以怪癖出名的了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他却不失为性情中人，所以我们才和他结交。”

说至此处，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，忽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东方亮虽然是幼年丧父，但他的性情，却是和他的父亲颇为相似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你不是说你还未见过东方亮的吗，你怎的知道他的性情？”

慧可道：“刚才他们交给我的那封信，你猜是谁写的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不是虬髯汉子写的吗？”

慧可道：“是东方亮写的。他怕少林寺的和尚不肯代他转递信件，把信放在死人身上。那个人是上午来找过我的，他们虽然没有让他进来，但人已死了，这封信就一定会转到我手上了。”





蓝玉京默然不语，心里想道：“东方大哥杀了那个人，还利用他送信，心机确是令人感到可怕，不过，他对我却是不错。”

慧可说道：“他的信说的都是私事，他似乎料到我会替他传话回家，他在信上写了一句给他表妹的话，古怪之极，叫表妹不要把天鹅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嗯，这句话倒是颇有禅机，但却比方丈说的偈语还更难解。”

蓝玉京听说是“私事”，不便插口，问道：“刚才你说到晦闻失踪之后，有人把另一个人当作是你们‘小五义’之一，这一个人却又是谁？”

慧可缓缓说道：“这人论年纪，他最轻；论武功，他最好，他和我们的老大郭东来一样，都是武学世家，著名剑客。但他的家世却更为显赫，名头也响亮得多。”

蓝玉京听他把这个人说得几乎是“天上有，地下无”，不禁半信半疑，暗自想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的人物，但听他刚才的口气，却又何以好像有点耻与此人为伍呢？”

慧可笑道：“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物么？他就是你们武当派的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武当派的？”

慧可道：“而且他的身份也和你一样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我可不是武学世家……”蓦地一醒，说道：“你是说他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？”

慧可道：“对了，他就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中有中州大侠之称的牟沧浪。”

蓝玉京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牟大侠现在已经是我们武当派的新掌门人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这消息我也是前几天才听人说的。唉，天下往往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这件事也可说是其中之一了。我们的老二晦闻，变成了在武当山上听候掌门人使唤的聋哑道人，而现在他的新主人竟然就是旧日曾经和他兄弟相称的牟沧浪。但愿牟沧浪能曲意优容，不要揭发他的身份才好。”

蓝玉京吃惊过后，仔细一想，慧可大师确是说得不错，牟沧浪虽然只有五十多岁，论辈份却是和他的师祖无相真人同辈，他



的祖先曾经做过武当派唯一的俗家掌门，二百年来，牟家都是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武学世家。但也因此而引起怀疑：“牟沧浪的身份其实是在‘小五义’之上的，他又何必以能够与他们并列为荣？”要知慧可刚才虽然没有透露，但从他的口气中已有透露，牟沧浪当年之所以被人列为“小五义”之一，乃是因为在郭东来失踪之后，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造成的。

慧可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苦笑说道：“我也不懂他是因何要和我们结交，不是我们不屑与他为伍，实在是我们高攀不起。别人将他当作‘小五义’中人，只是我们沾了他的光。”

蓝玉京因为慧可谈及的是自己的掌门师叔祖，不便多言，只好把疑惑存在心中。

其实慧可是知道原因的，不过他不愿意和蓝玉京说罢了。

拉开记忆的幔幕，让时光倒流二十多年。

那时，“小五义”中只有两个人已经成家立室，一个是沧州剑客郭东来，一个是客寓杭州的东方晓。

郭夫人是个“贤妻良母型”的女子，这类型的女子虽然博得亲朋称赞，但在一般人们的眼中则是比较平凡的。郭东来和他们交际的时间也很短，不久就失了踪，妻子也跟他走了。

郭夫人且不去说她，东方晓的妻子却是武林中有名的美人，名叫殷丽珠。

不过，殷丽珠虽然美丽，却又比不上她的妹妹殷明珠。人家都说殷明珠才是真正名副其实一颗熠熠生光的明珠。

慧可和殷明珠相识的时候，殷明珠就是住在她姐夫的家里的。

牟沧浪是早就和东方晓相识的，不过最初也只是泛泛之交，待到殷明珠住到姐夫家里，他和东方晓的交际才开始频密。

牟沧浪来到杭州还在慧可之前，慧可和“小五义”中的另外两人——王晦闻和西门牧，都是透过东方晓的关系和牟沧浪相识的（当时郭东来已经失了踪），而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，也正是在这段期间的的事情。

记忆的幔幕拉开，慧可的眼前不觉幻出殷明珠的影子，殷明珠和牟沧浪正在漫步苏堤，殷明珠的娇笑声和牟沧浪的箫声混在一起。



声音忽然变了，殷明珠的娇笑声变成了对他的“道歉”：“对不住，你来迟了，请恕我们不等你啦！”而牟沧浪的箫声却变成了得意的狂笑了。

事情全都明白了，牟沧浪和他们“结交”的目的只是为了殷明珠。

牟沧浪的意中人也正是他的意中人，他只心中苦笑：“不错，我是来迟了！”

不过，后来的变化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殷明珠并没有嫁给牟沧浪，却是嫁给一个比他更“迟来”的人——在“小五义”中排名第四的西门牧。

他忍不住想笑，不知怎的，他倒宁愿殷明珠做一个强盗的寡妇，不愿意他做武当派掌门的夫人。

他没有笑出来，蓝玉京却将他从“幻梦”中唤醒了。

“慧可大师，你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慧可好像在梦中给他唤醒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是在想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他们走到了一个开岔的路口，一边向东，一边向北。慧可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我是在想，我应该走到哪一方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这两条路虽然方向不同，但也并非背道而驰。”他的智慧超过他的年龄，已是隐隐猜到了慧可的为难之处了。

慧可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不过也有个先后之分。”蓝玉京不便表示意见，只好装作不懂，听他说下去。

“东方亮告诉我，他去了断魂谷。他虽然没有求我什么，但断魂谷谷主韩翔和他的上一代结有很深的梁子，我不能不为他担心。

“你师祖无相真人是我最敬佩的前辈，他要我替你寻找的郭东来又是我未出家之前叫他做大哥的，但东方亮的父亲也是我当年的好友……”

蓝玉京忽地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哪一条路是去断魂谷的？”

慧可道：“东面这条。”

蓝玉京本来是跟在他的后面的，此时却先一步走上东面这条路了。



慧可道：“你急人之难，很好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先想清楚再走的好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我已经想清楚了，那几宗疑案，我们武当派已经侦查了十六年，还是未得端倪，那也不必急在一时了。”心里则是在想：“我的身世之谜，从我出生到现在，都是被蒙在鼓中的。或者不知道比知道更好。”

慧可说道：“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请前辈明示。”

慧可说道：“此去断魂谷，路程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照咱们现在的走法，最多七天，大概也可以走到了，不过……”

蓝玉京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慧可道：“你可有想到，假如我也失陷在断魂谷呢？那就没人可以指引你去找郭东来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事有缓急轻重，东方大哥有危险，当然应该先去帮他。”

慧可喟然叹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却比好些大人还更明理。”蓝玉京不知道他说的“好些大人”是谁，但也看得出来，他显然是有感而发。

蓝玉京道：“东方大哥虽然没有和我结拜，但他对我的好处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不管别人怎样说他，我都是把他当作大哥。前辈都愿意为他冒这风险，我又怎能只是为了自己打算？”

慧可道：“这样说，你是一定要跟我去断魂谷的了？”

蓝玉京蓦地想起，他们和断魂谷的恩恩怨怨，说不定是不便让自己插足其间，便道：“要是老前辈不便携我一同前往，请前辈指定一个地方，以三个月为期，让我在那个地方等候。”

慧可若有所思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你和东方亮的交情非比寻常，你的姐姐又是住在西门夫人的家里，你要去断魂谷，我也不妨带你去了。”

慧可算得很准，他们走了七天，果然就走到了断魂谷，不过，他虽然算得准，有一件事情，却还是他猜想不透的。

为什么东方亮不在路上等他？



不错，东方亮并没有求他去做什么，但他用先人的戒指来作信物，用不着说，是含有求助之意的。东方亮也该料想得到，只要他能够离开少林寺，他就一定会到断魂谷去。

东方亮只不过比他先走两个时辰，为什么不在路上等他？

慧可想不出答案，只好如此解释了：“东方晓是个介乎正邪之间的人物，脾气之怪，往往令人难测。东方亮的脾气像他的父亲，我又怎能以常理去要求他？”

韩翔这个人颇出蓝玉京意料之外。

他是个强盗头子，住的地方又叫做“断魂谷”，在蓝玉京的想象中，他不知是一个相貌多么凶恶的人。

谁知韩翔却是三绺长须，相貌清癯，像个恂恂儒雅的老秀才。断魂谷也并非穷山恶水，谷中花木葱茏，竟然像是世外桃源。此时韩翔正在花园设宴招待他们。

园中花木茂盛，有亭台楼阁，还有假山荷塘，构成了美妙的图画。酒席设在荷塘旁边的敞轩里，四面是大理石堆砌的假山。

韩翔肃客入座，哈哈笑道：“大师请恕我放肆胡言，我真想不到你会跑到少林寺去做一个烧火和尚。记得咱们最后一次相会，好像是在西湖边的楼外楼吧？那时我们几个人和你赌酒，合起来都喝你不过。嗯，晃眼就快三十年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是么，不是你提起，我都记不得了。我也想不到你会成为断魂谷的主人！”

韩翔笑道：“慧可大师，你虽然出了家，但在我眼中，你却是旧日那位肝胆照人，豪情未减的徐三侠！”蓝玉京才知道慧可在俗家之时乃是姓徐。

慧可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韩翔似笑非笑说道：“大师倘若不是为了朋友，料想也不会跑到我这个荒谷来。这位小兄弟是……”

慧可道：“他叫蓝玉京，是东方亮的义弟。”

韩翔道：“蓝少侠一起来，那更好了。请别客气，坐下来吧。”

慧可道：“老韩，你倒是很会享福啊，这个地方，已经给你经



营得好像洞天福地了，你还谦说是什么荒谷？”

韩翔苦笑道：“我是被迫才躲到这里做缩头乌龟的，要不是西门牧杀了我的妻儿，还要杀我，我怎会甘心退出江湖。”

慧可道：“西门牧也早已死了多年了，难道你还要找死人报仇么？我做和尚的只知替人化解冤孽，可不想再卷入江湖的恩怨之中了。”

韩翔道：“我就正是想请大师为我解难消灾。不过，恐怕也难免要涉一些江湖恩怨。这事我本来寄望于东方亮的，但如今却只有大师才能为我化解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你既然提起东方亮，那我可得先问你，东方亮是不是曾经到过此间？”

韩翔道：“不错。”接着笑道：“大师，你纵然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东方亮而来的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东方亮如今在哪里？”

韩翔道：“他还在我这里，我没伤他一根毫毛。只不过……”

“只不过你将他关起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大师明鉴，东方亮武功在我之上，既然谈不拢，我就必须采取自卫手段了，俗语也有说，捉虎容易放虎难呀。”

“是什么事情谈不拢？”

“其实也很简单，只不过请他在西门夫人面前帮我说几句话，好让我的一班兄弟有一口饭吃，西门夫人是他的姨母，据我们所知，西门夫人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对她特别宠爱，说不定这个姨甥还会变成她的‘半子’呢。他说的话，西门夫人是一定听得进去的。”

“东方亮和西门夫人的关系，我知道，不过，你不是说你早已退出江湖了么？”

“大师明鉴，我是被迫退出江湖的。但我可以在荒谷活得下去，我的一班兄弟可是还得吃饭的呀，实不相瞒，自从西门牧去世之后，我的那班兄弟已经恢复旧日的营生了。但如今却有人不肯放过他们，没办法，我不给他们出头还有谁给他们出头？”

“你说的是哪些人？”

韩翔心道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。”说道：“西门牧虽然死了，他





往日的那些得力助手可还活着。”

慧可道：“谁是这帮人的首领？”

“有一个名叫陆志诚的人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是不是绰号阴间秀才的那个陆志诚？”

“不错。不过，陆志诚只能说是这班人的军师，还不能说是首领，这班人心目中的首领，还是西门牧。”

“但西门牧已经死了。”

“所以，目前能够令得这些人听话的，唯有一个西门夫人了。”

慧可暗自想道：“要是我替他们说情，殷明珠料想也会给我几分面子。不过，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辞，不知是否还有别情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韩翔已在说道：“大师，你和西门牧以往情同兄弟，要是你肯帮我们的忙，那又胜过东方亮了。”

慧可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们可不可让我先见一见东方亮？”

韩翔笑道：“黑道上本来就有这么一条规矩，大师既然要见了东方亮才能安心，我们自当遵命。”

这时已是入黑时分，荷塘、假山两旁的树上都挂上灯笼，敞轩里四角放着四个白银烛盘，以宫纱作为灯罩，点了四枝粗如儿臂的牛油烛，里里外外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

韩翔斟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大师湖海豪情，那年在楼外楼赌酒，大师未能尽兴，今日重逢，韩某先敬大师一杯。”

慧可道：“待见过了东方亮，再饮不迟。”

韩翔道：“这一杯是见面礼，待会儿咱们再开怀痛饮。”

慧可想了起来，他来这里向韩翔讨人，若然不喝他的酒，那就是对他表示不信任了，便道：“好，我和你先干一杯。”

韩翔道：“对啦，还有这位蓝少侠呢，请蓝少侠也干一杯。”

慧可道：“他年轻还小，不会喝酒，韩舵主一定要行江湖规矩，他这杯酒，我替他喝。”

要知慧可乃恐防韩翔在酒中下毒，但想凭自己在少林寺专心修炼的二十多年内功，两杯毒酒，谅也不能就把自己毒死，是以就故作坦然无疑的神气，替蓝玉京喝了。

两杯酒下了肚，并无特异感觉。慧可心道：“他这酒倒是上好



的陈年花雕，酒味醇厚无比。”

“酒已经喝过了，韩舵主可以让东方亮出来了吧？”

韩翔道：“东方亮已来了。”

慧可一怔道：“在哪儿？”

韩翔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大师请看！”

他这句话刚刚说完，慧可也刚刚站了起来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韩翔的一名手下，射出了一枝蛇焰箭，箭射在假山上，发出一团蓝色的火光。

那座假山本来是没有洞的，此时突然从中间的石壁裂开，现出洞口，只见东方亮就站在那个洞口。

蓝玉京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东方大哥！”

东方亮则在同时叫道：“慧可大师，他们不敢杀我的，你别上他们的当！”话犹未了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裂开的洞门又闭上了。那团蓝色的火光亦已熄灭。

蓝玉京叫道：“你把我的东方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韩翔道：“你不是亲眼看见了么，你的东方大哥平安无事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为什么你不放他出来！”

韩翔笑道：“小哥儿，你似乎不大懂得我们黑道的规矩。”

慧可道：“他不懂，我懂。你划出道儿来吧。”

韩翔道：“大师，韩某一向喜欢公平交易，在这桩事情上，我是受害人，但我决不会要求任何人偿命。”他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所以我自信我划出的道儿都是合情合理的，但若是你害怕上当，那就不必谈了。”

慧可心里想道：“倘若只是要我替他们向殷明珠求情，而他们所说那些事实又的确是真的话，他们这个要求倒也不算过份。”当下，便即说道：“西门夫人在丈夫生前，一向都是不管丈夫的事情的。不过，如果有她的一句话，就真的可以令得陆志诚那些人和你们罢战的话，那我想，这句话她也会说的。”

韩翔道：“我们不是要她说一句话，是要她说两句话。”

慧可道：“另外那句话又是什么？”

韩翔道：“要她在陆志诚那班人的面前作个交代，把她丈夫



的权柄交出来。”

慧可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可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，人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权柄？”

韩翔道：“当年陆志诚那一班人，一共是水旱两路的十九家绿林寨主，为了表示他们对西门牧的忠心，合铸了一面刻有十九家旗号的金牌送给他，拥戴他为绿林盟主。这面金牌可以由盟主交给任何人行使，金牌一现，就有如盟主亲临。当时并没说明盟主死了，这面金牌就作废的。所以，人虽然死了，权柄仍然存在。”

慧可有点懂了，说道：“照这样说法，西门夫人持有这面金牌，她就可以做绿林盟主？”

韩翔道：“不错，要是这面金牌传给了她的女儿，她的女儿即使是个黄毛丫头，一样可以做绿林盟主，最少可以做那十九家的总寨主。”

慧可道：“但据我所知，她们母女早已在塞外一个人迹罕至的高山隐居，她们是决不会要做什么绿林盟主的了。”

韩翔道：“那是她们的事情，但金牌总还是在西门夫人的手里。”

慧可淡淡说道：“韩谷主，你的算盘打得倒是如意，如此一来，陆志诚那班人非但不敢与你为难，而且反而要变成你的下属了。”

韩翔冷冷说道：“并不是我要争权夺利，但也总得还给我一个公道才对。我的妻儿都丧在西门牧手里，这笔帐我也不算了；我的一班手下，被压制了这许多年，难道不应该给他们一点补偿？”

慧可沉吟不语，心里想道：“按情理来说，西门牧当年令得他家破人亡，确是做得过份，明珠是该为死去的丈夫赎罪的。不过，韩翔亦非善类，如果让他做了绿林盟主，那就是助他为恶了。再说，当年他纠众背叛西门牧，何尝不也是要把西门牧置之死地？”

韩翔道：“大师，你不是说要来化解冤孽的么？如今就凭你一言而决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这可得西门夫人说了才能算数。”

韩翔道：“但首先可得求大师替他们去求西门夫人说这句话！大师，要是你认为我划出的道儿合理的话，那就请你拿出一句话来。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负我们的托付的！”

